

地狱美人

DIYUMIREN 李异 / 著

恶魔的面容
有时也可以美丽得让你心动……

向《达·芬奇密码》看齐！“天黑黑”三剑客李异力作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地狱美人

天黑黑书系

DIYUMEIREN

李异 / 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狱美人/李异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07. 1
ISBN 978-7-80173-622-2

I. 地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63809 号

地狱美人

作 者 李 异

责任编辑 潘建农

特约编辑 杨慧君

策 划 双城印象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00 16 开
14 印张 163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622-2

定 价 20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sino-read.com

地狱美人

目录

第1章 地狱的序曲

女人没有回答他，缓缓转过身，向他走来。他看清了她——这是个无比冷艳的美女，一边的额角绘着一只斑斓的彩蝶，长长的黑色秀发遮住了她一半的脸庞，使得她散发著更加诡异神秘的另类魅力。

但他害怕她的眼神，那道冰冷的眼神就像一把锥子似的直刺入他的大脑，似乎要凿穿他的灵魂。

第2章 地狱的协奏曲

46

也许，这本是一个错误！自己这一生犯的最大的也是最不可饶恕的错误。从那时起他就在想，报应的一天总会来的。十多年来，他都在痛苦和自责中度过，有时还做噩梦，梦到自己在地狱里被阎王审判，四周是阴森森的雾气，站满了凶神恶煞般的鬼，它们拿着各式各样的刑具，准备随时对他进行拷问。不知从何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和喊冤声，令人胆战心惊。

第3章 地狱的交响曲

77

门终于被推开了，门口出现了一个女人，那女人正是传说中的“地狱美人”！她穿著华丽的大花旗袍，曲线性感得让所有的男人都会为之侧目，她的长发遮住了一边的脸，露出一边脸冷艳无比，却完美得有如玉雕。但她又太诡异了，不像这俗世上的人，浑身透着一股阴柔邪气，她是真正来自地狱的使者，没有一个男人会对这样的女人产生非分之想。

莫南现在只剩下害怕与恐怖——她真的从电脑里出来了！她不是人！

第4章 地狱的圆舞曲

110

手指难道也有独立的灵魂？莫北对这个幻觉感到迷惑不解。人死后，会不会真的有灵魂？“地狱美人”是不是厉鬼所化？为什么自己总是做关于她的噩梦？

忽然，他看到镜中的自己渐渐露出了笑颜，似乎在嘲笑镜外的他，然后，那笑容扭曲了，就像哈哈镜一般，变得恐怖而滑稽。他吓得退到后边的墙壁上，定神一看，又什么都没有，镜中只是满脸恐惧的自己。

第5章 地狱的回旋曲

145

莫北又取出相机，给墓碑拍了照。为了更清晰地拍到坟墓全景，莫北用手把那些覆盖在墓上的植物拉到一边，这时，他的目光落在林瑞芳墓旁边的碑文上。刚才以为找到了那两个人的墓，此行的目的便达到了，于是忽视了边上的东西。当移开杂草后，他惊讶地看到边上那个墓碑上写着的名字竟然是——东方婉青。死亡日期是一九八七年十月。

第6章 地狱的尾曲

181

莫北随着杨梦的尖叫回头看去，见后面有个白衣女人如幽灵般快速接近，一头散乱黑色长发配上毫无人气的艺伎面具，诡异之气迎面扑来。

“又是你！”莫北惊呼道。

那女人没有说话，从背后抽出一把匕首来，锋利的匕首在夜色里闪着寒光。

尾声

219

他至今都猜不透，“地狱美人”为何在最后那一刻放过了他，也许是她良心发现，也许……也许是别的说不上来的原因。

第

1

章 地狱的序曲

梁 铮

梁铮缓缓睁开眼睛，他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所在，四周黑暗如夜，静寂如坟。他的眼皮沉重地眨了几下，这是他全身惟一能动的地方。他慢慢清醒过来，巨大的恐惧感开始像蛛丝一般缠上心头。

血在流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在这儿？

他最后的记忆停留在三小时前。当时他正坐在自己的宝马车内与情妇罗迷娜通话。这只小狐狸精这几天一直缠着他，让他给她买那条早已看上的钻石项链。在她身上，他已经花了不少钱，但这小骚货对物质的欲望就像个无底洞，怎么也填不满。其实他很想结束这段婚外情，他已经有些累了。可每次看到罗迷娜惹火的曼妙胴体，男人的本能马上就被勾引起来。中年男人一旦有了年轻的情人，就如同吸了毒品，她会销你的魂，蚀你的骨，令你上瘾，再也放不下来。他终于答应罗迷娜，晚上陪她一起去买那条项链。

“真是太爱你了，老公。”罗迷娜在手机里给了他一个响吻。梁铮

心里明白，她真正爱的“老公”只是钱而已。有时候他很懊丧，如果他和罗迷娜的关系用钱来衡量的话，到底罗迷娜值多少钱，自己值多少钱？

人生也就这么回事吧！他叹了口气，扔下手机准备发动汽车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有了一种“不好”的感觉，觉得车内似乎存在某种“异物”。这段时间，他经常出现这种不安感，起初以为是工作太累的原因——作为麒麟公司的老总，每天都有堆积如山的事务等着他处理。下了班，还要应付老婆和情人，这种生活越来越让他这个“成功男人”感到不堪重负。可是，现在他觉得这种“不安”并非空穴来风的幻觉，而是实实在在的——有人在监视他！那是一道冰冷的视线，让他背后发毛，可是他却看不到跟踪的人。

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婆林雪娟，最近她似乎觉察到一些他在外面包养情妇的蛛丝马迹，是不是她雇了人暗中调查他？

他疑神疑鬼地开动宝马车，倒车镜中有几辆可疑的车，它们不紧不慢地跟在他后面，驶出一段路后，却又都消失不见了。但那种“不安感”仍没有消失，反而越来越强烈。是自己太紧张了吧？他握紧方向盘，发现手心里都是汗。

他突然感到很恐惧，心跳得厉害，全身软绵绵的，连双腿都变得无力，冷汗从额头上不可抑制地冒出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连忙把车停在路边，趴在方向盘上喘气。情况并没有好转，他感到呼吸急促，手脚不听使唤，他的视线开始扭曲，旁边的公路像面条似的卷起来。这时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了可怕的景象——有个面目模糊的女人从后车座慢慢坐起。女人穿着大花旗袍，弯曲如蛇，形同鬼魅。他想喊叫，可是喉咙里只发出咯咯的声音，眼前渐渐发黑。

难道，那个传闻是真的？

现在，一片黑暗，血在流。

他能听到自己的血滴在碗里的声音，叮咚，叮咚，像没关紧的水龙头；叮咚，叮咚，那声音刺激着他的耳膜。他知道，自己的手腕被人割破了，生命正在不断地逝去。但身体仍然不能动弹，就像梦魇一样。

我被人绑架了吗？他想。

“救……救命……”他的喉咙里终于挤出一句话。

没有人理他，四周静得可怕，只有滴血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特别响亮清脆。

难道这是在地狱里？难道自己已经死了？他产生这样恐怖的想法。

灯亮了，血红的光，刺得他几乎睁不开眼睛。当他适应了这种强光后，才意识到这是一个几乎密封的房间，也许是地下室。有一个女人背对着他，女人穿大花旗袍，曲线凹凸有致，十分动人。

“你是谁？”他在记忆中迅速寻找熟识的女人，但是没有一个能跟面前这个女人对上号。

女人没有回答他，缓缓转过身，向他走来。他看清了她——这是个无比冷艳的美女，一边的额角绘着一只斑斓的彩蝶，长长的黑色秀发遮住了她一半的脸庞，使得她散发着更加诡异神秘的另类魅力。

但他害怕她的眼神，那道冰冷的眼神就像一把锥子似的直刺入他的大脑，似乎要凿穿他的灵魂。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他咽了一口唾沫，再次问道。他明白，面前的这个女人绝不是他老婆派来的。

“我是你的地狱！”女人开口说道，那话像结了冰，一字一声落在他的耳中。

“我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抓我？是不是要钱？多少钱你说个话，只要你……”他颤声说道，但是他的话说到一半就僵住了。他看到女人手中有个闪着寒光的東西，這東西让他魂飞魄散——那是一把鋒利的解剖刀！

“你，你想做什么？”他叫道。

女人的嘴角露出一丝残酷的微笑，走到他身边，用那把解剖刀在他脸上身上游走。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但仍然动弹不了。

“你记不记得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她阴柔地说。

今天是什么日子？8月4日，他努力想了一会儿，但却想不出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。

“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”他只好说。

女人摇了摇头，用刀尖一粒粒挑开他衬衫上的纽扣，那把解剖刀在他的胸膛上轻轻划动，冰凉刺痛的感觉让他头皮发麻。

“现在，记起来了嗎？”她缓缓问。

“我实在想不起来，求求你，放了我吧！”他讨饶道。突然，右手指端传来撕心裂肺的疼痛，禁不住嚎叫出声，女人竟然用解剖刀割下了他的右小指。

“这里是你的地狱，我就是你的判官！”她冷笑着说，捡起那截带血的断指，放到嘴里咀嚼起来，传出瘆人的骨节磨碎的咯咯声，女人的嘴角流下一道黑血。

她不是人！她是个魔鬼！他几乎要昏厥，但是剧痛却让他更加清醒。他发现她的眼里喷着怒火，似乎要把他吞食。可他不知道自己在何处何时得罪了这么个鬼一般的女人，他根本没见过她。

他又发出一声惨叫，右手无名指也被割了下来。

“现在，该记起了吧？”她说。

略一迟疑间，他又失去了两根手指。

“记起来了，我记起来了！”他哭叫道，他记起自己曾经开除过的员工，记起曾抛弃过的相好，记起商业上的仇家，记起曾打压的对手。但是，她都摇了摇头，每一次摇头，他就多失去一根手指。

“你给我点提示，我一定会记起来的……”他已经被折磨得无法自控了，声音完全变成哭腔。

女人缓缓掀起了遮住半边脸的长发，露出了另一半脸庞。他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这是你的秘密，也是我的秘密！现在，就让你带着这个秘密下地狱吧。”女人遮回那半边脸，冷冷说道。

解剖刀慢慢向下移去，掠过他的小腹，慢慢的，向下移去。

“不！”他发出最后一声惨叫……

莫 北

莫北坐在幽暗的“城市角落”酒吧里，他的面前是一杯血腥玛丽，红得像血。他喜欢这种很特别的鸡尾酒，酒中散发着令人战栗的性和血的的味道，这让他想起夜都市里那些妖艳的女郎与传说中的吸血鬼，这个城市需要些刺激的故事。

“你听过地狱美人的传说吗？”坐在莫北对面的冯苗苗神秘兮兮地问他。

“地狱美人？”莫北摇了摇头，“听起来名字不错，说说看。”

冯苗苗抿嘴一笑，从包里取出一张照片推到莫北面前，莫北拿起照片借着灯光仔细看了看——这是一张七寸大小的彩照，画面并不清晰，好像是在暗处拍摄的。斑驳开裂的水泥墙前有一个女人的背影。女人穿着绣花旗袍，留着一头笔直的黑色长发，曲线玲珑有致，十分

诱人。墙上挂着一面大镜子，但从摄影者的角度，刚好能看到女人半个正面，这半边脸却被垂在前面的长发挡住了，整个画面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异。莫北看着照片，突然间有一种恶寒之感。

“她是谁？”莫北放下照片，问冯苗苗。

“你问我，我问谁？”冯苗苗咯咯笑了，然后又板起脸故作神秘地说，“据说这个女人来自地狱，谁要是见到她的真面目，谁就得遭殃。”

“苗苗，你也信这一套？”莫北对冯苗苗的话不屑一顾，但照片上的女人又吸引着他的眼球。那女人肯定是个大美女吧！故意拍出这种诡异的照片，说不定在玩一种行为艺术。

莫北是个青年摄影记者，摄影对他来说是一种近乎第二生命的爱好。说实话，眼前的这张照片从构图到光线都谈不上专业，但那女人近乎完美的身材和漂亮的旗袍弥补了这些缺点，在诡异阴森中透着异样的美丽，有种近乎油画的效果。

“我还没说完呢！如果你想见见地狱美人，有一个神秘的仪式可以让你见到她。”苗苗小声说，“只要在午夜一点钟，选个没人打扰的地方，点燃一根蜡烛，在一边立起这张照片，另一边竖面镜子，默默祈祷，如果你以前做过什么亏心事，照片里的地狱美人就会转过身来，你便会见到她的真面目了。莫北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有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？比如，对不起我的事？”

莫北笑了起来：“好啊，苗苗，原来你绕来绕去，就是为了问我这个啊。话说回来，如果谁真做过亏心事，哪还敢去做这样的试验？”

冯苗苗哼了一声：“那么说，你是不敢了？莫北，原来你真的做过亏心事！”

莫北摇了摇头：“苗苗，我们在一起都两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？”

冯苗苗撇撇嘴，说：“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男人。你瞧瞧你哥那德性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，还大言不惭说那是真男人的生活，我真替嫂子可怜。”

莫北喝了一口血腥玛丽，说：“哥是哥，我是我。他有他的生活方式，我管不了他。”

冯苗苗叹了一口气，把香槟酒喝光了，歪着头对莫北说：“好了，不谈这些沉重的话题了，说说这两天你的捕猎收获吧！”

“捕猎”是莫北对寻找新闻线索的代称，他觉得这个名词非常具有挑战性。自己就像是一个城市猎人，在这座钢筋水泥筑就的森林里寻觅各式各样的“猎物”，照相机就是他的猎枪。他的镜头里捕捉过很多精彩的瞬间，有让人感动的，有让人愤怒的，也有让人可怜的，光明与黑暗，快乐与痛苦，人生百态，世事万象，世间的一切悲欢都定格在小小的胶片上，这种工作让莫北找到了人生的意义。

莫北跟冯苗苗讲述这几天来他深入民工第一线拍摄他们生活的故事，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虽然困苦，但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同样让人感动。莫北还取出一叠照片给冯苗苗看，本想把话题说得轻松一点，却没想到越来越沉重。

酒吧里静悄悄的。

“我想我的镜头应该更多地对准这些人们，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弱者，他们才是生活的本质。”莫北说。

冯苗苗向他吐了吐舌头：“你什么时候变得那样高尚了？市长公子！”

莫北看了看冯苗苗，他不喜欢她老把“市长公子”这个称谓挂在嘴边，他收回那些照片，苦笑着说：“就在这几天，他们给了我极大的震撼，完全颠覆了我原来的眼光。”他的目光又落到桌上那张“地

狱美人”的照片上，心念一动，说：“苗苗，这张照片能不能给我？”

“怎么，你对这个无稽之谈的传说感兴趣了？”冯苗苗笑了。

“别忘了我是个记者，记者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。”

冯苗苗把照片交到他手上，说：“好吧，如果你真的见到地狱美人，就请告诉我。”

“那岂不是意味着我做过亏心事？”莫北打趣道，把那张照片收到包里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莫北的哥哥莫南打过来的。莫南告诉莫北，他的朋友梁铮可能出了事，让莫北马上过去一下。莫北认识哥哥的大部分朋友，这个梁铮是麒麟公司的老总，精明能干，雄心勃勃，莫北上个月刚采访过他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冯苗苗发觉莫北的神色不对，问道。

莫北收了手机，说：“梁哥出事了，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宝马车，车门开着，人却不在，手机也不通，可能是被人绑架了。”

莫北和冯苗苗从小就认识这个能干的大哥哥，听说他出了事，都很焦急。冯苗苗一定要跟去看看，但为了安全，莫北还是先把她送回了家，然后驱车去莫南指定的地方。

地狱的颤音

那一天下雪。

好白好大的雪花啊，它们漫天飞舞，轻盈得像来到凡间的精灵。我拉着妈妈的手站在雪地里，似乎这世间只剩下我们两个人。清寂寒冷的世界。

我们就这样静静站着，等着一个人。

妈妈，爸爸今天真的会回到我们身边吗？我痴痴地望着前方的高墙问。

会的，为了这一天，妈妈足足等了六年。妈妈拉紧了我的手。

爸爸在里面做什么？

妈妈低下头，轻轻抚着我的小羊角辫子，然后微笑着说：爸爸以前犯了错误，但他是个好人，他在里面改正了自己的错误，现在，我们一家人就要团聚了。

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：爸爸是个知错能改的好孩子。

妈妈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我发现，今天的妈妈特别美丽。

我多么希望能快些见到爸爸，让他把我从冰冷的雪地上抱起来，抱在他温暖宽阔的怀里。可是那森然的高墙似乎是道不能逾越的鸿沟，把我们分隔开来。每次我和妈妈只能隔着粗粗的铁栏看他，他总是说一句话：女儿越长越漂亮了。每次，我都能看到他的眼圈发红，眼中闪着晶莹的光芒。

在那一刻，我懂得，爸爸多么地爱我。

现在，他终于要走出高墙，和我们一起生活了。

爸爸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和妈妈已经站在雪地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了。你为什么还不来？

雪在飘。

终于，我们听到宽大的铁门发出“咣啷”一声响，我的心像只小鹿要跳出胸膛。在风雪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他向我张开了双手，就像一只护雏的鹰。

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莫 南

莫南靠在自己那辆奔驰 600 的车门前，盯着不远处梁铮的宝马车发呆。他有强烈的预感，觉得梁铮的失踪并非那么简单。这段偏僻的

小路行人极少，梁铮为什么到这种地方来？他为人精明谨慎，绝不会为陌生人打开车门，除非他来见一个认识的人。那么这个人绑架梁铮又是出于什么目的？如果是为了勒索钱财，为什么迟迟不打电话过来？

梁铮的妻子林雪娟手足无措地在一旁等着他做决断，在事情尚未搞清之前，他们不敢贸然报警，生怕歹徒情急之下撕了票。莫南一遍又一遍拨打梁铮的手机，可总是传出对方未在服务区的语音提示。他去哪儿了？现在惟一的选择只有等待。

不远处传来引擎声，一辆白色宝来在小街的边上停下，车上下来一个俊秀的年轻人，正是他的弟弟莫北。

“哥哥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莫北走过来问。

林雪娟见到莫北，哭得更厉害了，抽泣着说：“你梁哥他……他可能被人绑架了！”

这消息莫北在手机里听莫南说了，但是，梁铮开车到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，却出乎他的意料。

“报警了吗？”莫北问。莫南叹息着摇摇头，把自己想法和疑点跟莫北说了一遍。

“是不是梁哥受到挟持，被人逼着开车到这里？”莫北问。

莫南说：“我也想过，可是以梁铮的性格，一般不会为陌生人开车门，而且，据他公司的秘书讲，他下午出来时就一个人。在开车路上被人挟持的机会并不是很大。我检查过车子，没有外力破坏的痕迹，也就是说，车门是他自己打开的。”

莫北走到宝马车边，弯下腰仔细检查起车子。果如莫南所言，车子完好无损，车内也没有搏斗的痕迹。就像梁铮下了车，却忘了关上车门似的。当莫北想抽身离开时，发现在驾驶座底下有张白白的方块

纸片，捡起来一看，禁不住倒抽一口凉气——它竟是一张七寸照片，画面是一个女人的背影，那女人不是别人，赫然就是刚才冯苗苗所说的“地狱美人”。

“地狱美人”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梁铮的车中？莫北疑窦丛生。

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莫南见莫北手中拿着东西，走了上来。莫北把照片递给哥哥，莫南在路灯下仔细看了看，皱着眉头，一头雾水。

“你见过这个女人吗？”莫北问。

莫南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这女人给人的感觉好诡异！就像……就像一个幽灵。”

“你说对了，她确实是个幽灵，叫做‘地狱美人’。”莫北说。

“地狱美人？”莫南吃了一惊。

林雪娟从莫北手中夺过照片，一看画面，便把照片攥成一团哭叫道：“一定是那个婊子，一定是那个婊子！”

“谁？”莫北看着她。

“是那婊子迷住了老梁，我早就怀疑了！莫南，你和老梁是铁哥们，你老实告诉嫂子，他有没有在外面养情妇？那婊子到底是谁？！”林雪娟愤怒地问莫南。

莫南的脸上显出尴尬的神色，他和梁铮早就定好“攻守同盟”，互相打掩护，弄得就跟《手机》里那个严守一和费墨似的。现在突如其来被林雪娟逼问，加上又出了这么档倒霉事儿，说也不是，瞒也不是。

“我说嫂子，你还是想开点，男人在外面应酬，难免会逢场作戏，认真不得的。”莫南终于挤出几句话。

林雪娟攥着照片叫道：“一定是这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女人带走了老梁，他被她迷得连车门都忘关了。真是没出息的！莫南，你

快带我去找她！”

看着林雪娟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，凶神恶煞一般，莫南不禁打了个寒战，中年女人暴怒起来真是太可怕了。女人总是走两个极端，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地狱。现在的林雪娟看起来比那照片上的女人更像来自地狱。

“嫂子，我以人格担保，绝对没见过这张照片上的女人。”莫南只得说道，“而且，她肯定也不是什么情妇，也许只是哪部鬼片的剧照罢了。”莫南频频向莫北使眼色，让他帮着说。

“对，嫂子，这只是一张艺术照片罢了，我刚才就说过，她叫‘地狱美人’，是都市怪谈中的虚构人物。说起来这个传闻挺有意思，据说谁要是做了亏心事，就会在子夜看到她的真面目。”莫北附和说。

“做了亏心事？”莫南倒是第一次听说。

“是的。”莫北于是就把从冯苗苗那里听来的传闻复述给两人听，并从包里取出那张照片，林雪娟这才相信他说的话。

“可‘地狱美人’的照片为什么会出现在车里？这种荒诞不经的事老梁根本不会相信的。”林雪娟又担心起来。

莫南安慰她：“放心吧，梁哥好人有好福，我相信他会没事。这样吧，你先把车开回去，如果明天还没有他的消息，我们再报警不迟。晚上我会开着手机，有什么事随时保持联系。”

林雪娟是个没主意的女人，听莫南那么一说，也只得点了点头。坐上宝马把车开走了。

目送车子远去，莫南看向莫北，他的脸色有些沉重，向莫北要来那张地狱美人照片，久久盯着，似乎要从中看出什么端倪来。

“这张照片苗苗是怎么得到的？”莫南问莫北。这个问题莫北倒没有问过冯苗苗。他原本以为，这只是在女孩们之间流行的那些无聊的

